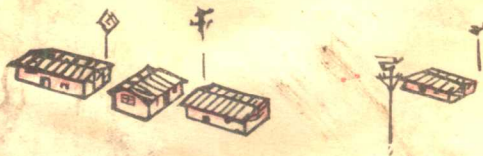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安家集

福庚著



安 家 集

福 庚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安 家 集
著 者 福 庚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4 9/16 字数：80,000

1962年2月第1版

196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996

定价：(八) 0.40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反映水电建設工地生活的短篇小說集。共收作品十篇。工地雄偉的場面，多变的生活，緊張的气氛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。人物的刻划也是多方面的，从党委书记、老工人、一般干部，到职工家属，都有他們独特的性格和不同的精神面貌。

目 次

开步走	1
安家	14
老对象	27
生活方式	41
上山	53
有求必应	65
新相識	79
紅队长	95
送旧迎新	110
最幸福的人	124
后記	137

开 步 走

—

初春的夜，不夜的夜。在山边现场指挥部，党委扩大会议快要开完。工程党委副书记、现场总指挥刘灿正在总结：“左岸基坑开挖，一天能不能挖一万方？我说能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，办法一定能想得出来……”

“轰！轰！——”正说间，一声炮响，仿佛塌下半边天，一座山飞走，几块飞石偶然打在指挥部左屋角上，打掉了一角。灯陡地灭了，灰沙“嗤嗤嗤嗤”直往脸上扑。屋里的人一阵小乱。刘灿理也没理满头满肩灰，还是说他的：“瞧这一炮打得多棒！这是向万方进军的信号弹！现在见天五、六千方，基坑哪天开挖完？大坝哪天全面浇筑？电站哪天发电？眼瞅着进洪水期了，得和它赛跑，只要基坑开挖好，大坝浇到六十公尺高，洪水就望咱干瞪眼啦。”

旁边开挖工区施主任连喊：“对，我们要搞它个一万方！”

灯刷地又亮起来，只见副总工程师谢国栋用张纸认真地卷烟丝，没有什么表示。刘灿知道这个人，不爱说

“不赞成”，也不会马上想通。用他的话说：“研究研究吧。”刘灿，这位高高瘦瘦的党的领导者，脸上露出刚毅的神色，蹲在那里掏出小旱烟管吸吧两口，活象是个纯朴的老农民，但只要他伸开结实的两臂，人们便会感到，我们的刘书记能抱起几座大山，捧起整条江河。

然而他并不靠个人力量办事。党委扩大会议开完，马上又召开“英雄会”，请来了风钻工、出碴工、汽车司机、挖土机手……小伙子、老师傅济济一堂，个个虎背熊腰，磨拳擦掌地说：“一万方能实现！”

刘灿说：“从五、六千方到一万方，距离可不小。”

一个中年司机跳起来：“加足马力嘛！”

“马力怎么加呢？我们只有几部星牌、解放牌汽车，十把风钻，一部乌拉尔挖土机……”

一个青年出碴工象朗诵诗一样说：“刘书记！咱们有最好的工具：肩膀和手；最精密的机器：脑袋瓜。”

哈哈……大伙都笑起来。接着七嘴八舌抢着提保证、订措施、想办法。只是基坑场地小，要不开怎么办？人力也不够……会议开到很晚，还未谈透，刘灿便让大伙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。他自己却不回去，瞧瞧打瞌睡的谢国栋，脱下自己的旧棉军衣给他披上。谁知谢国栋非常警醒，一动就睁开眼，连忙递还棉衣说：“还不冷。”

刘灿硬塞给他，说：“就是冻得够呛，啊？”谢国栋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刘灿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助手。这位曾经在国民党时

代梦想工业救国的人，从美国留学回来，当上了什么“勘察处”处长，可是十年未动过一方土，到头来穷得“处”里的工资也开销不出，只落得半头白发一脸皱纹——老了！但嘴边倔强的纹路和有神的眼睛告诉人们，他要在人民的时代放光发电。刘灿疼爱地说：“谢总，你回去吧。”

谢国栋问：“你呢？”

刘灿指指两张长条椅：“老铺位。”

谢国栋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不走。”

多好的夜晚！指挥部十几只电话此起彼伏，调度员用沙哑的声音泰然应付着，并一再催促首长：“你们回去吧，一切正常。”

刘灿没有睡觉，坐在长凳上，掏出旱烟管吸了两口，抬头看到谢国栋正伏在桌上写什么，他想起了谢国栋今天在会上的态度。一万方土，他是想也不敢多想的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对工作，他认真负责，不辞劳苦，也要求进步，但是旧社会留给他的东西太多了，它们象绳子一样捆住他的手脚，使他不能大踏步前进。

夜班调度员从外边打了壶开水来，给沏上了茶。刘灿打开扩音器，只听工地广播站在报导：“……风向偏北，温度摄氏十度，有洪水征象……”

刘灿一怔。不一会，只见“噼噼——！”一个闪电，接着是几声炸雷，细雨从门外，从砸坏的屋角突袭进来。刘灿连忙拿起电话要水文站，站里说：“没有发现太严重的情况。”刘灿放下电话，满腹疑虑地瞅着谢国栋说：“现时

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雷呢？”

说话间又是一个闪电，几声炸雷，电灯惊得连眨几下眼睛。雨越下越大，屋子里满是水，调度员匆匆忙忙奔回来换衣服，拿雨具。刘灿找来几块木板，爬上桌子，把砸破的屋角钉牢。问谢国栋：“谢总，根据你的经验，二月末会不会就来洪水？”

谢国栋想了想说：“一般要到三四月份，但也保不定。可能……”他虽然知道现在还不到洪水期，但是和这变幻无常的山区气候打交道，什么意外不会发生呢？

刘灿毫不犹豫地命令调度员：“通知各工区作好防洪准备。”又招呼谢国栋：“出去看看！”扔了件雨衣给他，自己披上旧棉军衣就冲出门去。

二

好险恶的天气！转眼间雨夹风，风卷雨，盖住整个山谷大江，各种机车声被一口吞掉，在强烈的灯光下，暴雨象无数青色的狮子，扑向人们。刘灿拉紧谢国栋说：“小心！上水文站。”

水文站正一片忙乱。是啊，也许今年洪水早来？根据历史资料，今年是平水年，可谁知道——对老天一点不能放松警惕！观测水位的姑娘驾着一叶小舟，从靠边的地方慢慢划向上游。两只小型探照灯紧跟着她。雨打在江上，江好象煮开的水，但颜色还是那么清！刘灿焦躁地敲打着旱烟管，命令水文站葛主任即刻和上游联系。怎么？

小船突然被一些冲散的什么截住，三摇两晃翻了身。谢国栋一把拉住刘灿，脸上刷地变了色。刘灿却沉着地吸了口烟，说：“等一等，她马上会起来的。”

葛主任安慰他说：“打渔姑娘在大风大浪里惯了。十拿九稳！”递过望远镜，谢国栋一望，探照灯已经找着姑娘的行踪，可她并不向回游，却拚命追赶那只翻了的小船。待拉住缆索，才边拖着边上岸。姑娘浑身湿透，两条散开的辫子挂满水珠，披在肩上。她一见刘灿、谢国栋，便报告：“刘书记！谢总！上游有散木材冲下来，准有洪水。”

“搞翻船的是散木材！”谢国栋吃惊地说，“洪水一定不小。”

刘灿拉过姑娘冰凉冰凉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快，小于，换掉湿衣服，喝点酒。”

谢国栋说：“你翻江倒海的本领真不错呀。”

刘灿这时却返身往里边办公室跑，原来在嘈杂声中，他听出电话铃响，莫非上游有什么新情况吧。

谢国栋也和葛主任赶进来，果然是从上游来的紧急报告：根据资料分析，四月才有的大洪水，突然提前一个多月来到，再隔几小时就将到达工地。刘灿放下电话，回转身来，用坚毅的目光望着大家，说：“发展得多快！洪水想赶在我们前面，咱要创万方，它却来个提前！真是跟我们赛上啦。来吧，瞧瞧究竟谁斗得过谁！”他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说，“同志们，准备战斗！”

刘灿和谢国栋赶回指挥部，立刻就布置了防洪：首先

把左岸基坑的人、机械撤退，然后在木笼围堰上堆黄泥袋。一场和洪水争时间的肉搏战开始了。万灯齐明，万人呼啸，右岸大坝象乘电梯一样继续往上升，左岸基坑却拥满穿深蓝雨衣、棕黄蓑衣的工人、干部，在抢运机械上山。被木笼围堰切断的大江，从右岸坝下预先留下的三个导流底孔钻出来，眨眼变成狂怒的野兽，乱蹦乱挤乱叫，又象千军万马亮着刺刀冲来，黄尘滚滚，白雾腾腾，仿佛要掀掉整个大坝。三个导流底孔象三把大钳，紧紧钳住洪水的脖子，大坝骑在它身上，稳如泰山。但左岸一丈多高的木笼围堰却暴露了弱点，洪水全部向它集中，吵吵嚷嚷直往上爬、往上爬……

刘灿的衣服贴在身上，他大声招呼谢国栋：“谢总！你去指挥基坑的人、机械赶快撤退，以防万一！”自己三步跳上围堰，和大伙一起堆黄泥袋。

雨已经停了，导流底孔下的洪水吼叫得更吓人。刘灿两臂一张，一手抱起一只麻袋，象当年抱炸药炸敌人碉堡一样，喝道：“同志们，和洪水比高低！”果然，木笼围堰上升得比洪水快！可是洪水一点不示弱，无缝不钻，从黄泥袋里、木笼围堰的缝隙间使劲钻过来，象无数打开的自来水龙头，呼呼直往基坑窜。

“刘书记！怎么办？”施主任着急地钉住刘灿问。刘灿拉过他斜靠在黄泥袋上喘了口气，遥望上游漫山遍野包围过来的洪水，已经浑黄浑黄，夹带着木板、杂物，不象过导流底孔那么吵闹了，无声无息，如同戴着伪装的敌人，

隐蔽地从四面八方偷袭过来。刘灿眯缝起一只眼说：“当敌人大批冲锋的时候，优秀的指挥员是不乱发命令的。老施，你说说，在最紧急的关头，需要什么？”

“沉着。”施主任说。

“对！没有这点信心，还搞万方纪录，建设社会主义？”

正说间，刘灿忽地人海里发现了谁，上前一把拖住他。施主任细看，原来是潜水工小田，雨衣裹得严严实实，难为刘灿这双眼睛！刘灿说：“黄泥袋和围堰渗水，看见吗？”

“刘书记！”小田激动地说，“你有什么指示，就下命令吧！”

刘灿摇摇头说：“不，还得想办法。要拧断这些水龙头的脖子才成！”

小田想了想，没把握地说：“在上游那一面用棉花堵倒也许行，不过，一时哪来这许多棉花？”

一句话启发了施主任，喊道：“棉花越冲越紧，好！刘书记，要不要发动党团员拆被子？”

刘灿想了想，决断地说：“拆被子！”回身便走。

三

“刘书记拿被子堵漏啦！”

“党团员都拿被子去啦！”

“咱们也拿去！”

比洪水的势头更猛更快，不一会工夫，从岸上一直到

齐腰深的水中，排开一字长蛇阵，一个接一个，被胎从他们手上往水里滚，十条，二十条……小田早就穿起庞大的潜水衣，由观测水位的小于姑娘摇船，冲破洪流，把被胎直往一个个渗水的漏口塞。

刘灿站在最深的水里，发现身边是谢国栋，忙问：“你不指挥撤退来干吗？”

“早撤啦。”

刘灿想：这么冷的水，他这大年纪，想到这里连忙改口：“谢总，有件重要的事情，许多工人群众在献被子，你马上通知一下安技处，要他们统计名单，立即偿还！”

谢国栋笑笑说：“你的调虎离山计倒不坏啊！让施主任办吧。”转身便把刘灿的话转给一旁的施主任。施主任却也一动没动，又把话传给了金书记。“皮球”一个个踢过去，谁也不愿离开一步。

“不漏啦，不漏啦！万岁！”围堰顶上谁叫喊起来，人们欢呼了。

就在这时，小田却在水下连拉七八次信号绳，按规定，是紧急信号。小于姑娘一个翻身扑下水去，不大一会儿从刘灿身边钻上来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刘书记！他，一只脚被水吸在木笼夹缝里啦。”

“什么！”周围的人同时一惊，刚才的欢乐被这突然的消息赶跑了。人们纷纷重上围堰，鸦雀无声。他们知道，腿被吸在夹缝里，时间一长，人就会昏迷过去。右岸的混凝土浇筑没有停止，机车嗡嗡，伴着水流有节奏的轰响，更

令人心烦。谢国栋凑着刘灿的耳朵悄悄说：“刘书记，我想，办法是有一个……”

“快说吧！”

“引洪水进基坑，让里边的水和小田的脚平行，就没吸力了。不过，基坑部分开挖得停工一礼拜，几百人哪！万方计划……”

刘灿一把捏住他的手臂，连摇几下，咬紧牙想：好同志，你怎么道出这个办法！可也只有这个办法！多少损失，但哪管得了。顿了一下，他刚毅地说：“谢总！我同意。让基坑进水！至于一万方，决不动摇！”

缺口打开了，洪水滔滔地流窜进来。不到六点，基坑水已经放到一定程度，小田上来了。一辆救护车早在岸边等候。刘灿分开众人，第一个抢上去紧紧握住他发紫的手。

小于姑娘陪送小田乘上救护车，众人的眼睛都射向刘灿。整个工程有一半停工了，机声稀稀落落。刘灿发现，一股悲观失望的情绪，象洪水一样浸入某些人心里，比洪水更糟糕。他踱了几步，用安详的目光向周围打量了一阵，拍着一个青年工人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累了吧？”“不，刘书记！”刘灿笑了笑，向着大伙，大声说：“跟洪水的战斗我们胜利啦！同志们，抓紧时间，赶快休息，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！”他伸手朝口袋里摸了摸，想吸口烟，可是烟丝早湿得象烂草一般。他没有介意，用那只缩回来的手，指着高大的机器说：“工程进度一天也不能推迟！同志们，

有多大的劲就拿出多大的劲来吧！”他又同施主任说了句什么，便挺起腰板快步返回指挥部。

四

指挥部空空无人。乌云不知何时散开，桌上地上落满朝阳，金光灿烂。刘灿换过衣服，就忙着照镜子，对跟进门来的谢国栋说：“谢总，我们的胡子都快一斤重啦，干掉它！”说着拿来一暖壶水，刮胡子刀，让谢国栋，“谢总，你先来。”谢国栋沉重地摇摇头。刘灿什么也没注意，用心往脸上涂肥皂沫，说：“你不干我先干。”咕咕就刮了起来。不一会，施主任按照他的指示领着一伙人来了，刘灿忙说：“坐，坐，马上开会。”大伙一见刘灿刮胡子的模样，都不禁笑起来。一个小伙子悄悄碰碰另一个，说：“咱刘书记就是乐观。”

刘灿背对着他们俩，好象后脑勺上也长眼睛，说：“你们叨咕啥？小伙子，第一次碰到这大困难吧？没信心啦？来，坐拢点！给你们说个故事……”

早不耐烦的谢国栋，听到刘灿在十万火急的关头还讲故事，忍不住叫了声：“刘书记！”刘灿冲他一笑，就讲起来：“那年打游击，一天黑夜，我同一个战友七冲八撞，无意间钻进敌人老窝，知道不妙，已经晚啦。我掏出手榴弹说：‘乘敌人没发觉，和他们拚了！’战友却一把拉住我，说：‘跟我来。’他带我跃上一堵矮墙，大声喝道：‘你们被包围啦！八路军优待俘虏，缴枪不杀！’有个军官想打，战

友抬手一枪就掀掉了他的天灵盖，好几十敌人一时乱了阵脚，不知我们有多少人，争先扔下枪支，乖乖的当了俘虏。事后战友对我说：‘这叫掌握主动，出奇制胜！’……”大家听得有劲，都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

刘灿刮好胡子，放好刀具。谢国栋焦躁地说：“快研究研究吧。”刘灿瞧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这不就研究上了？好！我们来开个‘将军’会。洪水‘将’了我们一军，主动权被老天抢去，工程跃进时间表被打乱，同志们，时间就是电，时间就是粮，时间就是钢，在困难面前，我们怎样向洪水夺回主动权，夺回时间？”

一阵沉默。一个船工自言自语说：“从来只有困难怕人，没有人怕困难的。”刘灿用旱烟管往他一指，称赞道：“对！要有这股劲！记得我们当红小鬼时，大伙有个共同想头：红军必胜，因为世界上穷人比富人多的多嘛。可这只是一个信念，开步走，怎样走到胜利还得讲策略。方才那故事，也是斗智的结果。一句话，要有出奇制胜的妙计。”

对面那个小伙子紧锁眉头问：“刘书记，我们能不能先开别的工作面——”

“能！”刘灿又朝谢国栋扬扬眉说，“妙计来啦。谢总，你看呢？”谢国栋说：“我们因为浇筑大坝的道路少，想在下月开一条七〇栈道，可以考虑提前——”

“另开工作面！”大伙都挺起了腰板。

刘灿品了几口旱烟，喃喃说：“另开工作面……真是好主意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为什么不索性多开些？一不做，

二不休，干脆把二季度打算上马的两个缆索平台一起拉过来，基坑好干的继续干，不好干的地方加快抽水，人和机械分几路上山，四面开花，八路进军！”

“将军”会速战速决，立即分头行动起来。刘灿等大伙都走了，笑眯眯地对谢国栋说：“谢总，怎么样？洪水把我们锻炼得更聪明了，没谈透的万方计划开始融会贯通。妙就妙在这儿！”“群众的办法真多。”谢国栋解开了紧结着的眉头。

“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，就看我们能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！”刘灿瞅见，谢国栋脸上泛起一片红晕，接着说，“还要组织人力，一定搞它个万方出来，彻底扭转洪水带来的消极情绪，打开被动局面……”

他们于是忙着到现场布置工作，组织各部门在不影响自己工作的基础上，抽调人马来突击开挖；又查看新工作面，检查基坑抽水情况，天已挂黑的时候，才回到指挥部。刚坐下，白班调度员便匆匆忙忙跑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一……一万零五百方……第……第一次……”谢国栋惊异地一愣，说：“九点才开始的，一个班不到。”调度员递上统计报表，说：“一方不差。工作面多，要得开，人力足，决心又大，嗨！”谢国栋微颤着手接过报表来，刘灿低低说：“第一次——再来成千上万个第一次吧！”刚想凑过去一起看，小于姑娘跳跳蹦蹦进门就喊：“刘书记——”

“小田怎么样？”

“没问题，住几天医院就好了。刘书记，谢总，洪水开